

「頑主文化」：傾斜的雙面刃

● 陸 山

我想對陳平原發表於《二十一世紀》總第17期的文章——〈近百年中國精英文化的失落〉，作一個補充。也即補充近三年大陸通俗文化的興起，縮小範圍說，是以王朔為代表的頑主文化的興起。到目前為止，大陸通俗文化的第一弄潮兒，恐怕非王朔莫屬。他所倡導的頑主文化集中體現了這一輪通俗文化在大陸興起的價值走向。

陳平原引起我回應，與其說是他的觀點，毋寧說是他的態度：先回憶現象，再作價值褒貶。這種態度或許有助於克服精英圈中的這樣兩種傾向——一是貴族氣息，以文化等級觀點排斥通俗文化；二是超前撥高，將這一輪通俗文化尤其是頑主文化說成是西方後現代主義在大陸的先鋒反映。囿於篇幅，本文只涉及後一種傾向。

一 第三者上場

陳平原很公正，首先承認通俗文

化興起的正常因素：近百年經濟增長、教育普及、生活改善，給通俗文化準備了廣大的消費市場。這一點與世界文化的橫向播遷——從貴族文化到個人主義文化、乃至大眾消費型文化是同步增長的。與此同時，陳平原指出了另一條縱向發展的線索：近百年中國精英文化的失落與通俗文化的崛起這一雅俗易位的過程，積澱着中國幾十年的政治風雲，更發人深思，這易位似乎很難單純歸結為現代化過程的必要代價。

這是一條很值得延伸的思路。它提供了一個座標。在大陸本土所發生的文化事件，似都應從這一座標的縱橫兩線去尋找解釋，方能避免顧此失彼的偏向。陳平原在論述精英文化失落時，是把握住這一座標的；但在論述近三年通俗文化突然走紅的具體背景和非正常因素時，似乎只指出了橫向因素，迴避了縱向因素。我的補充就從這裏開始。

人們大致都記得1976年以來大陸新時期文學走過的路程。文革結束不久，首先出現的是傷痕文學，然後出

近百年中國精英文化的失落與通俗文化的崛起這一雅俗易位的過程，積澱着中國幾十年的政治風雲，更發人深思，這易位似乎很難單純歸結為現代化過程的必要代價。

現以劉心武、劉賓雁為代表的批判現實主義文學。這一時期，文學帶有明顯的恢復性質。80年代前期，文學走出恢復期，出現朦朧詩、意識流小說、第五代導演電影作品，進入與世界文化接軌的新階段。儘管上述兩個時期的文學有內在分歧，但畢竟組成了一條大陸嚴肅文學的上行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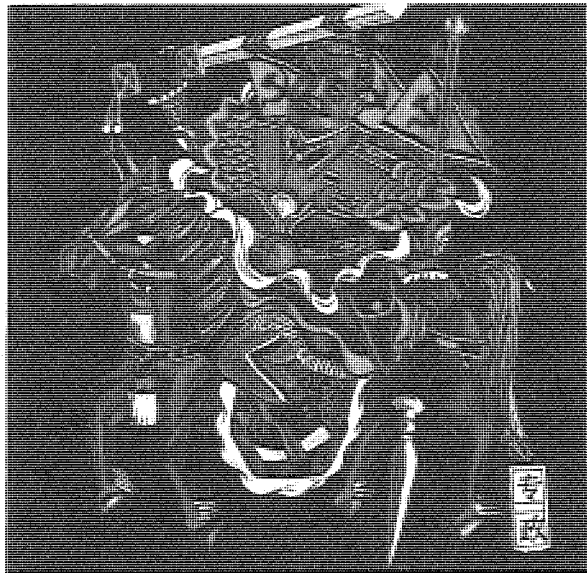
這一上行線突然中斷，並不是由於「雅俗易位」、「現代化過程的必要代價」，而是發生了精英文化本身不能負責的「政治風雲」：一次是1983年的「清除精神污染」，一次是1989年的天安門事件及其後反自由化大清洗。尤其是後一次事變，徹底破壞了文學上行線得以發展的外部環境，出現了精英忌口、萬馬齊瘖的沉默局面。這一局面至今還在延續。如果說，這就是精英文化的失落，那也不是所謂近百年大陸知識分子邊緣化的邏輯一環，與世界文化的橫向傳播有甚麼必然聯繫，而是大陸本土政治事變的具體後果。它是縱向的，不是橫向的；它是政治的，不是文化的——總之，它是某種一次性事件，而不是那種黑格爾式的前已延續、現正發展、將要

呈現的歷史主題螺旋向上的最新一環。

文學上行線被打斷以後，大陸文學市場出現了巨大真空。在通俗文化興起之前，宣傳部門一度乘虛而入，試圖以另一種「嚴肅文學」來填空。他們的「嚴肅文學」是「主旋律文學」，而且以行政手段加重獎來組織作者，強行推廣。無奈「主旋律」面目可憎，受到作者與讀者的普遍抵制。「主旋律」苦撐年餘，至1992年初又受到「不問姓社姓資」的內部衝擊，終於偃旗息鼓，逐漸沉寂。

來往一個回合，雙方都歸於沉默。知識精英的嚴肅文學與主旋律嚴肅文學兩敗俱傷，相繼撤離，出現了一種黑色空場。我說它是黑色空場，並不是套用後現代的「黑色系列」用語，這正是我所反對的。我是在最原始、最具體的意義上使用「黑色」這一用語。一是因為雙方都已失敗，二是失敗之後又不許爭論，雙方同時沉默。這種不明不白、不言不語的離奇狀態，只有身臨這片沉默的大陸才能體驗。它與本土文化史無涉，與西方的黑色幽默、黑色荒誕也無涉。它是

「主旋律文學」受到作者與讀者的普遍抵制，苦撐年餘後，各「衛士」和「門神」逐漸退場。



一種低級的存在狀態，並不是甚麼後現代主義的富貴病，可以從中發出諸如「荒謬感」一類的高級呻吟。這樣一種低級狀態，不能因為有一部分精英生活於其中，就任意提高它的質量。低級就低級，它是一種存在，除了冠之以那個覆蓋一切的「黑色」，還能說些甚麼呢？

我想補充的故事，就是從這裏開始的。一幕方落，一幕未啟，這樣的空場間隙過去也發生過。人們在「等待果陀」，但是誰也沒有注意到，一個滑稽演員悄然上場。他白撿了一個文化大空場，還做了一個鬼臉，後來經「十四」大命名，人們方知道那個文化大空場，可以稱為文化大市場。於是鑼鼓大作，燈光重放光明，舞台追光聚焦處，人們方才看清，這是一個第三者，第三者得漁翁之利，乘黑色掩護，已經赫然登場了！

二 踢破雙方球門的滑稽球星

第三者在此時登場，其利大焉：

其一：此時場內已經過二度清場，只剩下兩座空門。兩支球隊俱已避入看台，靜觀對方球門被誰踢破。雙方立場對立，但在「幸災樂禍」這一點上卻是共同的：

其二：第三者組隊，組成「京都球俠隊」，「玩的就是心跳」，「過把癮就死」，「千萬別把我當人」，等等。他們本身無門可守，卻可以同時向兩邊球門進攻：

其三：不管踢破誰家球門，只要進球，總能獲得看台上某一群眾的承認，或暗自稱快，或公開喝采。

這大概是世界上最便宜的球場、

最滑稽的球賽吧？球場內連破雙門，看台上笑成一團；黑格爾轉世，看不懂這種球賽，德里達下場，做不來這場裁判——這就叫「中國特色」，這就叫「政治風雲之積澱」。可憐天下讀書人，拉盡洋人作解人，反把自己弄糊塗了。

說來也簡單。第三者在此時出場，邏輯上需要滿足前已失敗的雙方，儘管雙方的要求是對立的，而它卻做到了這一點：

一方面，它嬉皮笑臉而不是正言厲色地嘲弄了主旋律意識形態，既滿足了知識分子對後者的厭惡，又滿足了89之後大陸知識界的無力感：

另一方面，它以犬儒哲學嘲弄知識分子的理想熱忱，既補足了意識形態面對知識分子批判的外在虛弱，又解除了意識形態從早期道義理想轉向後期粗鄙實用的內在尷尬。

它搔到了雙方的癢處，它踢破了雙方的球門；它嘲弄了雙方，也取悅了雙方；它給自己掙得了雙分空間，它成了雙方同時竊喜的寵物，一僕兩主，兩僕一主。頑主文化玩得如此得法，它焉能不在一夜之間坐大，一年之內如烈火燎原、勢不可擋？

三 傾斜的雙面刃

第三者踢破雙門，注定了它具有雙面刃功能。

鋒刃第一面：消解主流意識形態。頑主們以嬉皮笑臉匹配對方的道義破產，彎刀切歪瓜，潑皮對偽善——劣質資源的優化配置，幾成天下一絕，是典型意義的「中國特色」。與頑主們的舉重若輕相比，知識分子的悲壯反抗反顯得幾分滑稽，幾分尷尬。

知識精英的嚴肅文學與主旋律嚴肅文學兩敗俱傷，相繼撤離，出現了一種黑色空場。人們在「等待果陀」，但是誰也沒有注意到，一個滑稽演員悄然上場。他白撿了一個文化大空場，還做了一個鬼臉。

鋒刃第二面：消解知識分子的理性資源。頑主們將意識形態的僵板與知識分子的執着一鍋煮，將大陸社會的沒落資源與未來資源煮成一鍋稀粥爛飯。他們是在消解主流意識形態，但同時也在消解主流意識形態的批判者。他們不是正視問題，而是取消問題，將問題與提問者綁在一個層面消解，使之同歸於盡。他們並不以踢破球門為滿足，而是以踢破規則，引得球場內外同時起哄為歸旨。就此而言，他們踢得漂亮，是因為踢得徹底；踢得徹底，是因為踢得放肆；踢得放肆，只是因為他們敢於踢出「白茫茫一片大地真乾淨」，也徹底消解這一輪球賽結束之後重建未來球場所必須的理性資源與理想熱忱。

現在，兩刃鋒下的被消解者都是一廂情願，都在誇大鋒刃的另一面，睜眼不見對己方的消解。暫且不論這一點，我想問的是，鋒刃本身屬意何方？也就是說，這把雙面刃本身有無傾斜？

現我們聽一聽頑主領袖本人的意見。陳平原的那段引文實在重要，只有再錄一次，方能使某一方一廂情願者清醒：

我的作品的主題用英達的一句話來概括比較準確。英達說：王朔要表現的就是「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因為我沒唸過甚麼大學，走上革命的漫漫道路，受夠了知識分子的氣，這口氣難以下咽，像我這種粗人，頭上始終壓着一座知識分子的大山。他們那無孔不入的優越感，他們控制着全部社會價值系統，以他們的價值感為標準，使我們這些粗人掙扎起來非常困難。只有給他們打掉了，才有我們的翻身之日。

很顯然，這是一把傾斜着的雙面刃。用王蒙評王朔的話來說，頑主既適應「市場經濟」，又適應「四項原則」。之所以適應得這樣好，尤其難能可貴的是適應後一項，就在於他們選準了這一巧妙的傾斜角。這是今日大陸適者生存的最關鍵技巧。既如此，王蒙為何又那樣高估王朔小說「躲避崇高」的含金量呢？真令人費解。可悲的是，被抬舉者並不領情，反而比抬舉者來得清醒。頑主輕輕一句——「這是哪跟哪呀？」——精英吹脹的後現代神話應聲而落。

坦率地說，我不喜歡王朔的小說，但我欣賞他的快人快語。他至少比某些精英來得實在——頑主就是頑主，不受捧，不接受後現代改造，也沒有順着竿子往上爬。

四 說破玄機盡常識

我所補充的這一點瑣細，並不神秘，只需要面對現實的常識，而常識倒是祛除神話的不二解藥。常識只不過是記憶，只需面對自己的記憶。知識精英技癢難耐，總想把生活世界觀念化、邏輯化，描繪成另一幅圖畫。他們得到的是天空、是神話，失去的是土地、是記憶、是常識。

時人好言德里達、海德格爾，我只能在最低級的層面上盜用一次後現代語言哲學：對不可言說者，盡可保持沉默，犯不着用那麼多語言泡沫去覆蓋那沉默的大陸。

陸山 1952年生，史學博士，自由撰稿人。

頑主文化是在消解主流意識形態，但同時也在消解主流意識形態的批判者。他們不是正視問題，而是取消問題，將問題與提問者綁在一個層面消解，使之同歸於盡。